

Pick-Up

特約企劃

《漂3》 — 「消失」的人群縫製出了不可言說的劇場表演

攝影：陳焯輝 | 2018-06-15

StreetVoice & Legacy

THE NEXT BIG THINK

活屋講

7/4 WED. 7:30PM

顏廷憲 X 告五人

城市的論述變了 家鄉的距離也變了



《漂³》的起點

林嵐發現，白色的衣服沒有人要。藝術家林嵐找來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為合作夥伴，女工會曾經做過二手衫買賣，後來暫停下來。這些衣服曾堆在辦公室。辦公室高敞明亮，分不清日光和燈光。很多衣服很快就被選走，大量的白色衣物沒有人要。「不如用來做什麼吧。」林嵐由此發展了一個白色布料的展出。

「『漂』是『漂白』，它有不同的意義，可以談社會中看似美好的東西是怎樣得來的，或者在漂白的過程之中我們想達到什麼目的，漂完之後是否漂亮。」這件作品最先在內地展出，「現在好像漂回香港一樣。」在她口中，香港，「漂極都唔白」？



如今把這件作品放在壽臣劇院，《漂³》已經不單單是一件視覺藝術作品，而是重新創作，結合視覺藝術與劇場的跨界演出，以跨界大龍鳳藝術節的一次劇場節目推向觀眾。雖然她在十幾年前已經成功舉辦多個聯展與個展，採用回收再用物料，創作大型混合媒介雕塑作品及裝置，但視覺藝術進入劇場，有可能嗎？

「香港藝術中心的朋友兩年前跟我說，這次作品可以選在一些不同的地點，可能在商店，也可能在公共空間。」這些備選的地點中，林嵐最好奇的是劇場，她好奇視覺藝術如何進入這個場域。決定了用劇場之後，再決定怎樣在這個地點展示一件作品。

《漂³》裝置的印記

借助對劇場的好奇，她準備將視覺藝術和表演結合在一起，自己擔任藝術總監，請方祺端做導演，想要將劇場化成洗衣場。他們將這些布縫起來，塑造出不規則的形。工會成員琛哥的手工最好，主要由他來縫製，也有不少會員有時間就來幫忙挑線。這技術需要多練習才可以做到，因為林嵐不是想讓大家沿著骨位把衣服剪開，而是希望完美地將線拆開，讓衣服被拆成完整的幾塊布。



最深的房間裡，車衣台擺放在正中，旁邊的白板上寫滿紅色的圖形和數字。「好像是在教地理，要講山峰怎樣形成，如何車一座山峰，如何車一縫懸崖，如何做一座水塔。」林嵐希望大家可以自由地將這些形狀做出來，只需要依照一些引導，山峰有多高，水池有多闊。

她喜歡不規則的圖形，正如她本身對規則的看法：「我經常在思考規則到底由誰訂立，以及規則為什麼出現。」但林嵐喜歡邊界，喜歡限制。有了邊界和限制，她才知道怎樣去「踩界」。她想讓規則好玩一些，流動一些，靈活一些。劇場本身也是一種「邊界」，它本身並不承載視覺藝術的展示功能，林嵐想就這些限制，由這件作品做出一些新的東西。她將自己完全交出去，交給合作的夥伴，以不確定的心情來面對這次創作。劇場出入的限制，空間的束縛，讓她至今也不知如何清楚用言語來談論新的作品，表演的視覺展示也還沒有搭建。

不需要說出口的意義

方祺端和林嵐確定了一小時的演出。「對一件彷彿沒有劇本的演出，一個小時好像差不多了。」真的沒有劇本嗎？她自己也在遲疑。劇本不能說沒有，表演有主題，有連貫性，林嵐和方祺端談最多的是如何釐清兩個媒介。藝術家的自述不用講出來，或者用方祺端的話說，最重要的話往往是不講的，需要觀眾自己去看。



左起：導演方祺端、形體指導王榮祿、音樂表演者黑鬼、概念及藝術總監林嵐

「和劇場的合作應該是一種平等的關係，不是說誰產生了誰。」方祺端和林嵐在前期不停溝通，林嵐說出自己對劇場的看法，方祺端也從劇場人的角度講他對裝置的見解。他們想方設法，抽絲剝繭要讓林嵐將平時不說的話都講出來。林嵐一開始試著寫腳本，寫著寫著，發現寫出了創作《漂³》背後的故事。方祺端不斷和她討論，問了她很多問題，或者是藝術家平時不會被問及的問題，或者是她根本就不會回答的問題。「視覺藝術通常單打獨鬥，可是劇場一定是群體工作，在這裏最重要的就是溝通。」方祺端不斷問她一些很「非藝術」的問題，關於製作，關於後台，「我們發現這件作品背後對林嵐的意義，才是串起所有想法和概念的最重要的東西。」而這想法是什麼，林嵐和方祺端都說還是留待觀眾自己發現就好。「我在想，我需要劇本嗎？我的人生已經排好了，不用編就已經排好了。」她攤開手，作品背後的意義似乎將一切都說出來了。



《漂³》為「文化按摩師 跨界大龍鳳藝術節」（由香港藝術中心主辦）劇場節目，現於城市售票網公開售票，詳情請瀏覽[官方網站](http://www.culturalmasseur.hk)。

日期和時間：6/7 (五) 20:00 | 7/7 (六) 20:00 | 13/7 (五) 20:00 | 14/7 (六) 20:00

場地：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